

目 錄

序

陳子善教授 //1

自 序

1952 年張愛玲的秘密住址 李道洪 //8

執 筆 人 序

心酸眼亮的一剎那 吳程濤 //23

第 一 章

「消失的表哥」 張愛玲與李家驤的往事

1944 年，見一見張愛玲 //41

1946 年，隱姓埋名 //56

1952 年，香港重逢 //72

1961 年，邊城永別 //87

第 二 章

「把我包括在外」 李家驤眼中的張愛玲

不跟時局，活在別處 //101

不欠人情，不近人情 //113

天才的外衣 //125

把自己藏在作品裏 //137

「算了，算了」的人生 //147

第三章

「她有永遠的秘密」 李道洪心中的張愛玲

「好心人」袁殊 //158

張愛玲有永遠的秘密 //165

第四章

也是張愛玲 吳程濤考究筆記

考究一

張愛玲的蕪湖表哥 //179

考究二

張愛玲的「冤案」：
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會議 //191

考究三

張愛玲的「仇人」們：逆我者亡 //209

考究四

張愛玲沒有「潛逃」：
1952年以真名合法出境 //219

考究五

張愛玲北角故居地址之謎 //224

考究六

張愛玲的「朋友圈」 //242

序



陳子善教授

張愛玲生前未能發表的〈重訪邊城〉中文稿（初刊 2008 年台北《皇冠》4 月號，已先後收入台灣版和內地版《張愛玲全集》），是張愛玲的一篇重要的散文。此文寫的是她 1961 年訪問台灣和重回香港時的所見所感。她寫即將離港返美時，有如下一段文字：

臨走我有個親戚約了在香港飯店見一面，晚上七點半在大廳上泡壺紅茶，叫了一盤小蛋糕。談了一會，出來也才八點多。我得要買點廉價金飾帶回去送人，聽說就在後面一條街上就有許多金鋪，開到很晚，順便去一趟。在飯店門口作別，不

第 一 章

「消失的表哥」

張愛玲與李家驤的往事

表姑父聽我說還要買東西，有點錯愕，但是顯然覺得我也算是個老香港了，不便說甚麼，略一點頭呵腰，就在燈光黯淡的門廊裏一轉彎消失了身影。

——張愛玲〈重訪邊城〉

張愛玲得知爺爺奶奶與李鴻章家族的關係，眾所周知是源自曾樸創作的晚清「譴責小說」——《孽海花》，書中描寫了李鴻章將女兒李菊藕（張愛玲奶奶）許配給張佩綸（張愛玲爺爺）的故事。張愛玲在《對照記》中提及，弟弟告訴她「爺爺在裏頭（《孽海花》）」。她急忙在書中翻找，最後鎖定莊崙樵，李鴻章把女兒許配給了他。張愛玲興奮地找父親確認，父親闢謠，「說根本不可能在簽押房撞見奶奶」。在很多人心目中，張愛玲只是李鴻章家族的遠親，加上張愛玲本人又「社恐」，她與李鴻章家族成員之間的關係應該是非常疏遠。就好像潘柳黛女士提及的，兩者之間的關係就有如在「太平洋裏淹死一隻老母雞」到「上海人喝黃浦江水」這麼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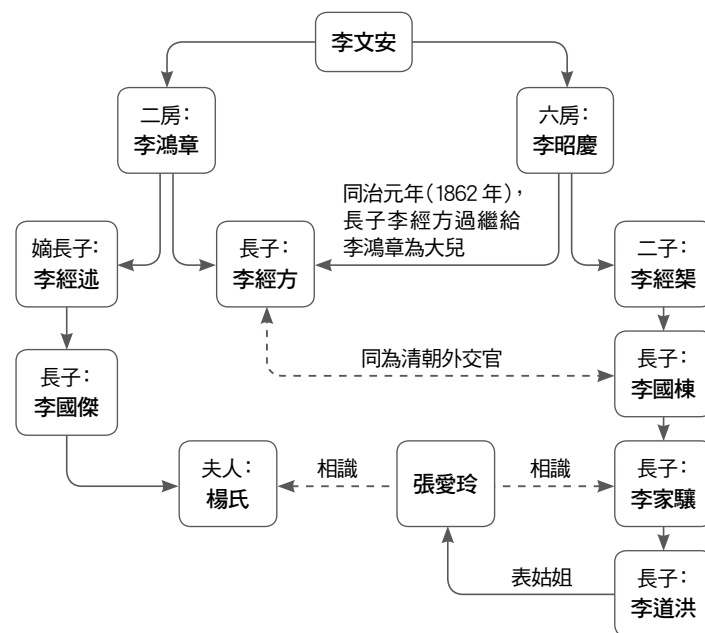
遠（如果不是吳程濤先生在考究的過程中提及這篇文章，我還不知道潘大姐說過這樣的話）。1970年代我出道成為演員後，曾多次與潘大姐見面，她得知我是李鴻章家族後人，對我非常客氣。如今回憶起來，我想說潘大姐對張愛玲的印象是錯誤的，真相是張愛玲在成年以後一直與李鴻章家族成員保持密切的往來，當中來往最頻繁的李家親戚就是她的表哥，也就是我的父親李家驤。

張子靜曾在回憶錄中提及姐姐張愛玲經常與李國傑的太太楊氏「串門子」聊天。我父親自歐洲回國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在南京招商局任職工程師，當時李國傑是招商局的董事。僅僅這兩點，就已經證明張愛玲與李鴻章家族成員之間，一直是存在聯繫紐帶的。父親還曾告訴我：「你奶奶（張繼昭）也很喜歡她（張愛玲）。」得知張愛玲連我奶奶都認識，這一點曾讓我頗感意外。張愛玲租住的愛丁堡公寓樓下不遠處就是愚園路，沿着愚園路朝江蘇路方向一直走到第一個交叉路口，便是當年我奶奶居住的別墅（我爺爺李國棟在1914年就過世

了，奶奶在上海獨居生活）。父親說，有時候張愛玲會帶着西點去找我奶奶聊天，奶奶曾在歐洲生活，她們之間有很多話題可以聊。從以上信息可知，張愛玲在上海與李鴻章的弟弟李經矩家族的親戚張繼昭（我奶奶）、李家驥（我父親），以及李鴻章二兒子李經述家族的親戚李國傑的太太楊氏（李國傑為李經述的長子）一直有密切來往。這些社會關係，在那個資訊傳播不發達的年代，即使在李鴻章家族內部，也未必所有親戚都知道這些細節。

李鴻章家族枝葉龐大，盤根錯節的親屬關係遍佈五湖四海，這份「血脈」對我父親和張愛玲的人生均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前面提過，1921年父親從德國返回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招商局任職工程師，當時李國傑是招商局董事，我父親與李國傑是叔侄關係。但我不清楚從哪一年開始，父親卻辭掉了工程師的工作，從南京搬到了蕪湖。在蕪湖生活期間，父親得到李經方家族的幫助。李經方原是李鴻章六弟李昭慶的長子，同治元年（1862年）由於李鴻章年過四十仍膝下無子，故李昭慶將李經

人物關係簡圖



方過繼給李鴻章，李鴻章將其稱為「大兒」。也就是說，李經方和我高祖父的父親都是李昭慶，因此我父親與李經方家族亦有比較親近的聯繫。

李經方作為李鴻章的長子，在政商兩界均頗有影響力，在蕪湖更是富甲一方。1895年，清廷與日本人簽署《馬關條約》，中方代表就是李鴻章和李經

方。清廷覆滅以後，李經方從蕪湖搬到上海定居當了寓公（中國古語中指亡國後寄居他國的諸侯貴族，此處指清朝滅亡），從此不問政事。父親告訴我，李鴻章受清廷委派與日本人簽訂賣國條約，由此背上賣國的罵名，曾在清廷從事外交工作的李經方和我爺爺李國棟，均因此對侵華的日本人心懷憤恨。1932年，日本人扶持溥儀在東北成立滿洲國，李經方在上海就拒絕前往朝拜。1937年8月，日軍大舉入侵上海，淞滬會戰爆發。1937年12月，日軍南下侵佔蕪湖，當時身在蕪湖的父親又被日本人強迫出任蕪湖商會會長，對方看中的正是他作為李鴻章家族後人的影響力。1939年2月，已經任職招商局董事長的李國傑在上海被重慶國民政府的軍統特工暗殺，理由是獲悉日本人要委任李國傑擔任傀儡政府交通部部長（李國傑是否答應出任則不得而知）。緊接着歷史的年輪便來到了張子靜提及的，「1939年李國傑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暗殺後，他的妻子帶着獨子在上海過着寡居生活，沒事就常到幾個談得來的親戚家中串門子，我姐姐就是從她的閒談中，得知外

人不知道的李鴻章家庭中的秘密韻事」。這裏的「親戚家中串門子」，指的應該是父親曾向我提及的：「在1940年代的上海，李家與張家之間一直是保持往來的，偶爾還有些私下的家族聚會。」父親說，在時局動盪的年代，親戚之間難免要「抱團取暖」，但這樣的家族聚會又不能太公開，要避免萬一誰家遭遇不測，親戚之間不要互相牽連。1940年代，張愛玲和姑姑張茂淵一起租住愛丁堡公寓，她與弟弟張子靜聯絡不多，因此張子靜未必知道張愛玲與我父親的交往，我父親亦沒有提及曾經見過張子靜。

對張愛玲而言，雖然李鴻章與張佩綸家族的「血脈聯繫」並沒有直接給她帶來巨額的物質財富，但名門家族的內部秘聞還是為她打開了一道普通人難以觸及的文化視野。用現代話來說，這段觸及前朝權力核心的「血脈聯繫」讓張愛玲見了「世面」，給她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獨一無二的素材土壤。提及這段「血脈聯繫」對自己的影響，張愛玲在其人生的最後一本散文集《對照記》中，用這樣的一段話表達了對爺爺張佩綸和奶奶李菊藕的追懷：

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我愛他們。



建於 1920 年代、座落在上海市蘇州河南岸康定東路 85 號的獨立花園洋房，是李鴻章贈與女兒李菊藕（張愛玲的祖母）的陪嫁，這裏也是張愛玲的出生地。（圖片來源：上海同濟大學錢宗灝教授向媒體公開的歷史舊照）

1944 年，見一見張愛玲

大約從 1940 年開始，父親就經常往返蕪湖和上海公幹，到上海的時候除了會去看望奶奶，偶爾也會參加一些李家或張家親戚組織的聚會。大約在 1943 年底或 1944 年初，父親在上海國際大飯店常年包租了一間豪華套房作為定居之用（估計是出於工作安全上的考慮，父親並沒有搬去奶奶的別墅）。父親與張愛玲的第一次見面，大概就是在 1944 年初（也可能是 1943 年底）的一次家族聚會上。

當時張愛玲已經發表多部暢銷小說，聲名大噪，同時也因為她在小說中涉嫌影射家族成員，引起部分李家親戚的不滿。在一些親戚眼中，張愛玲賺的稿費只是「碎銀」，李家和張家都是名門之後，她不應為了幾兩「碎銀」就外揚家醜。有李家親戚在現場責問張愛玲：「有人說你把家裏的事都到寫到了小說裏？」當時張愛玲反問：「哪些事？」父親回憶說，張愛玲反問得很厲害，外人不可能知道李家的事，他怎麼判斷寫的是李家呢？張愛玲的潛台詞

是對方說的「有人說」，其實那個人就是他自己。這時候，我父親插話：「她又不跟我們住一起，她怎麼知道李家的事呢？」父親這句話也是綿裏藏針。雖然父親是第一次跟張愛玲見面，但他早就知道我奶奶認識張愛玲，有些李家的事父親判定是我奶奶告訴她的。父親問這句話，無疑是把家裏的長輩抬了出來——深究下去，必然牽扯到張愛玲是怎麼知道這些事的，到時候難道要去指責長輩把這些事說出來嗎？父親接着說：「外面人都知道她（張愛玲）的身世，不管她寫甚麼，讀者都會猜寫的是李家或張家，這些口舌最好不要回應，回應了他就更確認寫的就是你。」父親年紀比張愛玲大二十四歲，在現場算是長輩，說話還是有些分量。但父親並沒有倚老賣老地阻止，他只是通過陳述利弊的方式，勸導大家不要深究為好。

父親在晚年回憶此事時對我說：「張愛玲在小說裏寫的事情，非常詳細，不可能是旁聽得來。誰會閒來無事，把家裏的事從頭到尾說書一樣抖落一遍？還恰好給她在旁邊聽着？她寫你曾祖父那一輩

的事，有些事我都不知道，肯定是她追着問，長輩告訴她的。」父親還說：「不是所有親戚都對張愛玲的小說有意見，也有親戚覺得她很厲害。」聚會上就有親戚一見到張愛玲就說：「我又在報紙上看到張愛玲三個字了，頭版！我第一眼就瞧見了！你們有沒有瞧見？」父親附和說：「瞧見了，我也是未見其人先聞其名。」（年代久遠，以上對話的原話未必如此，只是大意。）

1976年，父親跟我回憶起第一次見到張愛玲時的印象：「身材高挑，說話不緊不慢，有點上海腔，走路很快，帶風，人很自信，骨子裏就透着一股傲氣。」用現在的語言來描述，就是張愛玲的氣場很強，霸氣側漏。「多數時間她坐在角落，一言不發，但神情動作絲毫不覺不自在，確有名門之後的氣勢。」父親說：「那時候她在文壇年少得志，小說洛陽紙貴，賣四五百塊錢一本，別人的小說一般只賣一二百塊。她在經濟上完全靠自己，李家也沒誰給過她甚麼大恩大德，她是不需要看誰臉色的。不會說你是李家親戚，因為你對她小說的角色不滿意，

馮和儀主編

天地

第十期要目

張愛玲私語
關於錢花
男女有別？
結婚十年後記

米糧統制委員會通告
第十六號
查米糧統制委員會主任委員馮和儀因病逝世，呈請辭職，經呈准於七月一日以查米糧統制委員會主任委員職務，由副主任委員張愛玲代理，並分行外特行通告，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一日，主任委員張愛玲謹啟。

方乃龍訂婚啓事
茲承沈勛先生將老太太兩位介紹，得雙方家長之同意，已於民國三十三年七月三日在滬訂婚，特此敬告諸親友。

建安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遷移啓事
足額並由新舊股東會並改選董事監察人並經呈報主管官署備案，本公司原址決不搬遷，自七月一日起，南成路六十二號遷至江西路一二二號金城大樓五樓（電話一八〇二二）繼續營業，向新舊股東同業先進源源賜教，不勝歡迎之至。

1944年7月4日《中華日報》第四版刊登的《天地》雜誌廣告，張愛玲的名字被放大刊於中央位置。

新中國報

日機猛炸塞班島
探險隊日本海軍
明島海面戰艦遭擊沉

堅持決戰至勝利
寇軍仍猛攻中

李恩海艦隊
上海之治療

傳奇

張愛玲小說《傳奇》

1945年1月4日《新中國報》在頭版刊登的張愛玲小說《傳奇》的廣告

她就專程為了你把小說人物改了，不可能。」在那次家族聚會中，得知父親住在上海國際大飯店，張愛玲就說她經常路過大光明電影院，下次有機會要去拜訪一下，她想知道從上面望出去是甚麼樣子。不久之後的一個下午，張愛玲真在大堂打電話到父親居住的房間。父親回憶說，那天張愛玲先是在酒店的西餐廳買了一些糕點，然後再上去豪華套房。父親特別提到，張愛玲去任何人家裏都會帶禮物，絕不空手拜訪，非常注重禮節。

到了酒店房間，父親先是邀請她到窗邊遠眺上海，張愛玲笑稱「我平日出門只認建築不認路，站在這裏看上海比看地圖清楚，看房子就知道是甚麼地方」，惹得父親哈哈大笑。父親住的豪華套房設施齊全，裏面有獨立的會客室和廚房。在會客室，張愛玲看見房間內有一排書架，上面擺滿了父親從歐洲運回來的外文書籍，甚是驚奇，話題也多了起來。關於這些書是怎麼運回中國的，我相信父親後來跟我說過的話當時也跟張愛玲說了，畢竟這是他人生中最難忘的經歷。1920 年底，父親從德國搭火

街燈書報社總代發行 叢書價目表	
中華民國33年12月1日重訂	
雜誌叢書：	
烽火雜誌	100元
魯迅文集	200元
人物雜誌	100元
科學新語	100元
生活概	180元
傳奇	400元
雜誌叢刊：	
瘋狂八月記	180元
神國日本	140元
報告文學集	180元
世界經濟	120元
飲酒的文學(新出)	180元
總要記(新出)	180元
黃海戰(新出)	200元
政治叢刊：	
中國之反省	80元
日本八二四政變	100元
國民政府政綱	100元
之理論與實踐	100元

1945 年 1 月 8 日《新中國報》第二版刊登的街燈書報社總代發行叢書價目表，張愛玲的《傳奇》定價四百元，為叢書中最貴。



圖中最高的建築物為國際大飯店，當時是亞洲第一高樓，其左下方的白色建築物就是大光明電影院，電影院正對面就是上海跑馬場。(圖片來源：Hudec Cultural Foundation)



這張上海國際大飯店的高空遠眺圖，景觀應該比較接近張愛玲看到的情景。(圖片來源：上海收藏家 Hugues Martin〔馬雨果〕提供)